

英雄

南方人习惯吃大米,玉米和面食相对吃得少。

我老家江汉平原主要种植水稻,记得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时候,也种过玉米,但基本只是吃着玩儿。再往后,好像就很少见到种玉米的了。

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到北京上大学,带着“全国粮票”到学校换成地方粮票。没想到北京市粮票,居然分为米票、面票和粮票3种。到学校食堂换饭票,用不同的价格换成3种不同的主食券,米票最贵,面票次之,粮票最便宜,用来购买粗粮,其中就有玉米。

4年下来,每天早餐玉米碴子粥就油饼,成了日常的标配。一直到现在,每当喝到玉米碴子粥,我舌苔上的大学记忆立马被唤醒。

这大约就是我早年对玉米的全部记忆。

到吉林工作后,听到一个东北民间说法:“四平玉米五常稻,东北大豆最可靠。”

五常大米,有如河蟹中的阳澄湖大闸蟹,知名度相当高;东北大豆的品质和产量都是顶呱呱,这些早就听说过,其中,四平玉米与五常大米、东北大豆齐名。初来乍到的我,以前还真是不了解。

我疑心会不会是四平本地人在“忽悠”。但他们随口说出一串有力的“证据”,看起来也有些道理:2014年,中国粮食行业协会命名四平市为全国唯一的“中国优质玉米之都”;2016年,四平玉米经审核批准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四平打造有全国最大的“国家百万亩绿色食品原料(玉米)标准化生产基地”……

玉米不是中国本土作物。7000年前,美洲印第安人就已开始种植玉米。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把玉米带到了西班牙。随着世界航海业的发展,玉米逐渐传到世界各地。大约在16世纪中期,中国开始引进玉米。

东北地区是我国玉米生产的主产区。在吉林省,“粮仓”的头把交椅,不是大米,而是玉米。玉米与传统作物如水稻、小麦相比,具有极强的耐寒性、耐贫瘠性,以及极好的环境适应性,是世界重要的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也是重要的能源和工业原料。玉米籽粒中的蛋白质、脂肪和多种维生素含量均比稻米多,还有核黄素、胡萝卜素等多种活性物质,营养价值、保健作用十分突出。

我对玉米本身没什么偏好,只是偶尔吃一点儿。比如甜玉米,也叫水果玉米,吃起来口感鲜甜,颗粒饱满,鲜嫩多汁。东北餐桌上,主人经常会推荐一道菜,叫“粘豆包”,软塌塌、黄澄澄,看着很诱人,口感确实不错。我以为是糯米做的,后被告知是糯玉米,也就是粘玉米,吃起来软糯香甜,芳香四溢。

去年夏天,我去前郭县八郎镇苏马村公干。这里位于黑土地的边沿,农家房屋旁边地里的玉米长势,吓了我一大跳。从来没见过如此茁壮的玉米,差不多有我两个人高,忍不住要拍张照片留念。我问农户大概有多高,告知应该有三



黑土地上玉米香

米五。

在东北,不光农作物,即使是路边的野草,同样的品种,也都比南方的长得高大肥壮。同样是蒿子秆,南方的又细又矮,这边见到的,都长得又粗又壮,高度差不多都在一米以上。

在八郎镇镇政府食堂,吃过一道“玉米面饽饽”,端上来的时候,就带着一股清香,仿佛是从青纱帐般的玉米地里飘来的。食材其实很简单,鲜玉米浆垫在鲜玉米叶上,浑然一体,不用任何佐料,煮熟即成。那新鲜又纯天然的味道,可能

是我有生以来吃过的最美味的玉米了。

一位出生在湖南、后到吉林工作的领导曾提醒我,东北一年四季餐桌上都会上生吃的蔬菜,嫩绿鲜脆,口感极好,而且干净卫生,大可放心吃。在南方吃生蔬菜,难免担心不会有虫子。

东北农作物品质的优良,主要得益于黑土地。

黑土,是地球上最珍贵的土壤资源之一。东北地区以其广袤肥沃的黑土,成为世

好日子,是会颠覆人们既有

观念的

从粮食短缺的困难年代过

来的人,对玉米这类粗粮的记

忆,一般不会太美好。当年细粮

不够粗粮补,吃得多了,倒了胃

口,以至于后来回想起来都会反

胃。到如今,进入粮食安全相对

平稳的时代,玉米远比过去更能

得到人们的偏爱,在餐桌上广受

欢迎

东北地区是我国玉米生产

的主产区。在吉林省,“粮仓”的

头把交椅,不是大米,而是玉米。

其中,四平玉米与五常大米、东

北大豆齐名

◀ 2022年10月10日,吉林省农

民在转运收获的玉米。
新华社记者许畅摄

界上与乌克兰、美国密西西比齐名的三大黑土带之一。东北平原的黑土以黑土、黑钙土和草甸土为主,其氮、磷、钾等有机质含量是黄土地的数倍,被称作“耕地中的大熊猫”。

四平市梨树县地处黑土地的最南端,有着“东北粮仓”和“松辽明珠”的美誉。据说,据此往南一点,是土质稍逊的中壤;往北一点,积温降低,土地热量条件欠佳。2011年9月,中国农业大学与梨树县政府共建综合性农业生态系统实验站,以我国东北典型黑土为研究基地,通过开展作物及其环境过程的系统监测研究,探讨东北粮食主产区农田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及其动态特征,为东北平原农业实现高产、高效和可持续发展提供调控技术体系。

既然实验站位于四平玉米的核心产区,我满怀兴趣,欣然前往。实验站专门建有中国黑土地博物馆,以声、光、电结合现代多媒体、智慧农业信息平台 and 实物展品,展示黑土的演变过程。博物馆里,既有碱土、薄层黑土、水稻土的采样对比,也有不同黑土种类的采样对比,展陈相当专业。

看着这些放在玻璃瓶中的黑土实物,

虽有博物馆专家的解说,我还是似懂非懂。好在不一会儿去到梨树县百万亩绿色食品原料(玉米)标准化生产基地核心区,玉米地里专门挖了一个5米见方的深坑,作为黑土观察点,坑壁中的黑土断面分层,一目了然。

看着最上层黝黑肥沃的黑土层,我不禁想起一句流传很久的老话:“捏把黑土冒油花,插双筷子也发芽。”

梨树县的开垦历史,最早可追溯到清末。然而,长期大规模的开发和过度利用,造成黑土层流失、土壤退化和农业生态环境破坏,土地透支严重。

梨树县的领导说得很具体:“黑土地退化的三个主要特征是:变薄、变瘦、变硬。过度开垦和大量使用农药化肥,曾经深达1米以上的黑土,后来慢慢变成只有30厘米甚至20厘米,营养越来越少。”

2007年,梨树县与中国科学院、中国农业大学等科研院所合作,在梨树县高家村设立黑土地研发基地,经过10多年的联合攻关,总结出适合我国东北三省以及内蒙古自治区东部的玉米保护性耕作技术——“梨树模式”:玉米秸秆覆盖免耕种植技术,包括收获与秸秆覆盖、土壤疏松、免耕播种施肥、防除病虫害的全程机械化技术体系。玉米收获后,秸秆全部还田并覆盖在地表,使土壤有机质含量提高,秸秆全覆盖免耕5年后,土壤有机质可增加20%左右,减少化肥使用量20%左右。

值得欣慰的是,经过多年的秸秆全覆盖,黑土层现在已经恢复到50至60厘米,玉米根系能扎到两米深。

可以相信,随着保护性耕作技术的广泛推广,黑土地生态修复前景可期,农作物的生长条件和环境,肯定会变得越来越好。

“四平玉米到底好在哪里?”

我请教了好几位四平当地人。有人用“美齿型、皮光亮、谷气香、味微甜”来形容,其他的虽说法不一,但大都离不了这几个关键词:软糯、鲜嫩、明亮、香甜。

老实说,在我一个南方人看来,黑土地上的玉米,其实都差不多,都挺好吃的。

仅从食用的角度看,玉米现在倒真有一种“咸鱼翻身”的味道了。

从粮食短缺的困难年代过来的人,对玉米这类粗粮的记忆,一般不会太美好。当年细粮不够粗粮补,吃得多了,倒了胃口,以至于后来回想起来都会反胃。到如今,进入粮食安全相对平稳的时代,玉米远比过去更能得到人们的偏爱,在餐桌上广受欢迎。四平市更是提出玉米主食化的发展方向,“从一根玉米到系列主食”,用卫生、安全、健康、营养的玉米主食不断丰富百姓餐桌。

好日子,是会颠覆人们既有观念的。大米面食有了保障,饭碗端稳之后,黑土地上玉米香,带来的是大众饮食健康、养生理念的新变化,是田野里长出的新希望。

李贤德

今年是土耳其当代杰出作家、国际文坛巨匠雅萨·凯马尔诞辰一百周年。

凯马尔生于1923年,仙逝于2015年。他从小酷爱文学,16岁开始写诗,在70多年的写作生涯中,他共创作发表近40部长篇小说、数十篇中短篇小说以及散文、通讯等。他的作品多是劳苦农民和农村题材,有“现代土耳其农村生活的百科全书”这一美誉。凯马尔去世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土耳其著名作家奥尔罕·帕慕克曾对当地媒体表示:“他(凯马尔)的作品必将与土耳其语共存。”

长篇小说《瘦子麦麦德》是凯马尔的成名作和代表作,也是土耳其乃至全世界公认的当代最优秀的长篇小说之一。

该书自1955年第一卷问世,至1987年最后一卷(第四卷)完成,凯马尔断断续续写了32年,几易其稿,如果再加上10多年的酝酿、构思,花在这部作品上的时间应该是47年。仅中译本(第一卷)就有30多万字,而全书共4卷,这在世界文学史上也是罕见的巨著,无怪乎勒纳·让热等西欧作家将其与托尔斯泰、狄更斯等文坛巨匠的巨著相提并论。

《瘦子麦麦德》问世当年,就获得土耳其小说一等奖,被评选为土耳其最佳长篇小说。接着,这部小说又陆续获得最佳外国作品奖(巴黎)、国际1984年夏季最佳小说奖(伦敦)、德尔杜卡文学奖等数十个国内外文学大奖。1982年,云集巴黎的国际文坛名人、大师宣布其为“近30年世界最优秀、最伟大的作品”,并得到20万法郎奖金。因此,凯马尔的名字用金字镌刻在德尔杜卡基金会大楼的大理石板上,他的书在法国各书店出售,轰动了整个西欧。时任法国总统密特朗对此书赞不绝口,称凯马尔是他“最仰慕的作家”,并亲自授予他法国荣誉军团勋章。

《瘦子麦麦德》讲述了农民群众对地主的夺地斗争,热情歌颂了土耳其上世纪20年代的绿林好汉。该书至今再版200多次,翻译成包括中文在内的40多种文字,还被英国著名导演彼得·乌斯基诺夫搬上银幕。

一部著作如此轰动世界文坛,使各国书迷着迷,与作家坎坷、非凡的经历分不开。

凯马尔生于土耳其南部托罗斯山区海密泰村,农民家庭。他从小命运坎坷多舛,5岁那年,父亲在清真寺外的围墙旁做晚祷告时惨遭刺杀。凯马尔悲痛欲绝,当夜,他哭到天亮,早晨起床后,他想说话,但一个字也说不出。就这样

文光万里照天涯

一直到12岁,整整7年,他变成哑巴,不会说一句话……几十年后,每当谈到父亲惨死的情形,他都怒火中烧。

此后是无尽的磨难。从小失学,离家,为了谋生,他踏遍土耳其各地,当过地主庄园的长工、水田看水员、书信代写人、教师、拖拉机手、司机、士兵、记者、作家,共从事过40多种职业,还坐过牢,饱尝人间种种悲苦和艰难。

这些坎坷的人生经历和丰富的生活阅历,给他提供源源不断的创作素材。他不断把坎坷的人生磨难和浪漫的诗意生活传达给人民。据当年的报道记载,在土耳其经常能见到这样动人的场面:傍晚,人们聚集在一起,识文断字者高声朗读《瘦子麦麦德》,周围的人们边听边议,把书中的事和他们的亲身经历联系起来。人们认为,凯马尔的作品是一幅画、一面镜子,是“真正的农民自己的作家”。

甚至在南非的监狱里,囚犯们也争相传阅《瘦子麦麦德》,有的人还给凯马尔写信说,他的书给他们以极大的鼓舞。

凯马尔及其作品深受土耳其和世界各国人民的热爱。土耳其读者两次投票,决定将土耳其文学最高奖——人民奖授予他。尽管西欧众多著名作家曾多次推荐凯马尔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但他淡泊明志,更重视土耳其的人民奖。他在第二次获得人民奖时说:“这是我一生获得的众多土耳其、国际大奖中,最有意义、最伟大的文学奖,因为这是土耳其人民给予我的最高荣誉。”他认为,作家及其作品,源于生活,源于人民,只有得到人民的理解、热爱和支持,并对时代、社会、人民有贡献,作家和他的作品才能获得永生。

我有幸和凯马尔及其代表作《瘦子麦麦德》有不解之缘。我与这位伟大的土耳其作家的相识、相知并建立深厚友谊,是从读《瘦子麦麦德》开始的。

65年前,我大学毕业后到苏联国立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留学,在土耳其语专业深造。在莫斯科的外文书店,我购得一本土耳其长篇小说《瘦子麦麦德》(单行本)。最初,读这部作品是为尽快掌握土耳其语,但我很快被这部小说强烈的故事性、起伏跌宕的情节、刻画深刻的人物性格、朴实简练的语言、色彩浓郁的风土人情吸引住了,竟然到了手不释卷的地步。善良勇敢



▲图书《瘦子麦麦德》封面。

嫉恶如仇的瘦子麦麦德;为纯洁的爱情宁死不屈的哈切;忠厚朴实、危难中拔刀相助的农民苏雷曼、工人伊伊尔和伊拉兹大娘;伸张正义、对贫苦农民怀有无限同情心的强盗贾巴尔和恰弗什……这些可爱的人物和他们可歌可泣的事迹,深深地打动了我的心。我出生在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孩提时,曾耳闻目睹类似瘦子麦麦德经历过的人和事。每当我拿起这本书时,就感到格外亲近,还常常被一些故事情节感动得潸然泪下。

1960年代中期,我决定翻译这本小说,希望广大中国读者了解土耳其农民过去遭受的苦难以及他们英雄史诗般的斗争事迹,同时,我也想向中国读者介绍土耳其的巨大文学成就,并为增进中土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发展传统友谊、加强彼此合作作出贡献。

不久,我被送到农村接受“再教育”,住在老家乡。白天,我和农民一起劳动,晚上,抽空进行《瘦子麦麦德》的翻译工作。我知道,当时要出版《瘦子麦麦德》是不可能的。但我想国家培养了我,无论如何我不能荒疏土耳其语等知

识,我坚信,中土两国人民的相互接近,是历史的必然。1971年8月4日,中土建交联合公报在巴黎签字。当从收音机里听到这一消息时,我是多么高兴啊!我相信,中土两国外交关系建立,两国的文化交流也将扬帆起航。

“文革”结束后,文艺的春天降临中国大地,我加快了《瘦子麦麦德》的翻译工作,并很快将译稿交给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该书出版不到一年便再版,共发行十万多册,成了畅销书。

1981年4月,中译本《瘦子麦麦德》问世不久,土耳其著名汉学家、安卡拉大学中文系主任欧钢教授请中国访问学者徐攻写信,邀请我笔谈翻译凯马尔的长篇小说《瘦子麦麦德》的感想。我应约写了《愿中土友谊像长江、克泽尔河水奔腾向前!》一文,连同《瘦子麦麦德》中译本,通过中国大使馆转交欧钢教授。他把有关情况,包括译文水平,通报给凯马尔先生,同时,写成文章供土耳其《共和国报》《国民报》等刊登。

欧钢教授这样评价我的译作:“我以极大的惊叹读完李贤德先生从土文翻译成中文的雅萨·凯马尔的长篇小说《瘦子麦麦德》。要翻译这样的长篇小说,不仅应当精通标准土耳其语,而且还要很好地掌握方言。”可以说,在我1983年1月就任新华社驻土耳其特派记者之前,土耳其各界已对我有所了解。此后,土耳其《表现》杂志率先刊登了我的文章。接着,《太阳报》记者麦扎特·乌卢萨伊、《妇女报》记者杜鲁尔·萨尔曼先后要求采访我。

但我与神交已久的凯马尔相见却纯属偶然。1983年4月23日,因为工作需要,我从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到伊斯坦布尔访问时任土耳其国家通讯社董事长、《日安报》总编辑、著名专栏作家詹·阿克森。谈话间,他获悉我就是《瘦子麦麦德》的中文译者,便立刻给凯马尔先生打电话:“你的《瘦子麦麦德》中译者李贤德先生就在我这里。”原来,阿克森先生是凯马尔的挚友。他说,凯马尔要跟我通话。

“我等你很久啦!”——这是我亲耳听到凯马尔说的第一句话。“报纸上报道,你作为新华社特派记者来到土耳其。请你马上来我家,我等你。”我说:“我也很想见你,但现在不行,我正因公出差,待下一次从安卡拉专程来拜访

你,还要给你带来《瘦子麦麦德》中译本……”但凯马尔不容我解释,坚持邀我即刻去他家。阿克森说:“我理解凯马尔先生的心情,现在快要下班了,我派我的车请我们记者送你马上去。”这样,我被“绑架”到了凯马尔的家。凯马尔像故友重逢般不断地拥抱、亲吻我。他从书架上取下中译本告诉我:“这本书是旅居西德的朋友买来送给我的。我看不懂,像天书。我问过汉学家欧钢先生,他称赞你翻译得很好。谢谢你!”

接着,他详细介绍了这本书的写作过程、他的经历、今后的写作计划等。我们谈得十分投机。他的夫人迪尔达女士热情地备餐招待我,我在他们家逗留4个小时。在赠送给我的作品的扉页上,他都签名留言,称我为“亲爱的兄弟”。此后,他每年都叫儿子拉希特赠送我他的新书。

就这样,我开始了与凯马尔先生延续多年的友谊。

我在土耳其工作的7年间,与凯马尔多次相见。每年中国驻安卡拉大使馆或伊斯坦布尔总领馆国庆招待会,他都应邀参加。我共采访他8次,他非常希望我回国多翻译他的书,多向中国介绍他的情况。我回国后多次撰文、做专题报告,介绍土耳其的情况和文学成就,包括十几篇有关凯马尔先生的作品。但因在新工作岗位上特别忙,未能实现他的全部愿望,深感遗憾。

2015年2月28日,凯马尔于92岁高龄仙逝。我是从3月2日的《参考消息》上获悉这一噩耗的,当即震惊悲恸,怅然若失。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说,他对凯马尔的去世深感悲痛并向家人表示深切哀悼。土耳其文化部长奥马尔·切利克说:“我们心中怀着巨大的悲伤。土耳其和全世界失去了一位伟大的灵魂。”当我读到这些话时,哀思如潮……

回望和凯马尔相识、相交、相知的点点滴滴,我写下了两首小诗寄托我对这位良师益友的绵绵哀思和敬意:

追忆
巨匠一别成万古,
文耀青史照千秋。
论道相知无远近,
丝路遥寄哀愁。
遗珍
躬耕不辍写庶民,
凌云健笔意纵横。
斯人虽去精神在,
文光万里照天涯。